

生活滋味

虾子酱蒸五花肉

李海州



AI制图

后先放入冰箱零度柜冻一下，晚上再取出下刀，肉片平整不散。然后取两勺虾子酱放进去，加一点料酒、少许白糖，再切些姜片进去，搅拌均匀，让每一片肉都裹上酱色。放入电饭煲，大火蒸十五到二十分钟。出锅时撒一把葱花，香味就在餐桌上四溢。

蒸好的肉片油亮亮地卧在盘子里，虾子酱的咸鲜被热气一激，温柔了许多，与五花肉蒸出的油脂融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夹一片入口，肥肉部分几乎要化开，瘦肉紧实而不柴，虾子酱的鲜从肉丝的缝隙里渗出来，在齿间慢慢地散开。这时候扒一口白米饭，那饭粒被肉汁和酱汁一拌，粒粒油润，咸鲜适口，真是“此味只应天上有”。

这道菜端上桌，我爱人和孩子也能吃，也说好吃。但我看得出来，他们不像我小时候那样，一见到这盘菜就两眼放光，能吃下三五碗饭。我有时想，为什么呢？大概是我们小时候，菜里的油水少，一盘虾子酱蒸五花肉端上来，满盘的油脂和咸鲜，对于一个缺油水的胃来说，简直是重重的犒赏。如今日子好了，菜里油多肉多，胃被养刁了，再吃到这盘菜，便少了几分当年那种近乎贪婪的欢喜。

蔡澜说虾子酱“那种强烈的味觉，不是人人受得了的，但喜爱起来却是百食不厌”。我深以为然。

虾子酱蒸五花肉，是一道寻常的家常蒸菜，却是我童年味蕾深处最清晰的家乡印记。小时候，家里饭桌上就常出现这盘菜。后来我到舟山读书、工作，离了温州，便吃得少了。但那味道一直藏在胃里，等着被唤醒。一盘端上来，深红的酱色裹着肥瘦相间的肉片，油光锃亮，热气里带着一股咸鲜。夹一筷子送进嘴里，虾酱的咸鲜与五花肉的脂香在舌尖上撞个满怀，米饭便一碗接一碗地停不下来。

最近，在写一篇美食散文时，胃里的记忆被它勾了出来。于是决定自己购买食材和调料，烧一道“虾子酱蒸五花肉”。想要做出地道的虾子酱蒸五花肉，两样食材不能将就——温州梅头虾子酱，与地道散养土猪五花肉。

虾子酱这东西，好像也只有温州能买到，舟山靠海，也吃海鲜，但难得见到。几十年前，在温州常有小贩挑着两只木桶沿街叫卖，喊的是“虾子、虾子”。大人花一毛钱买上几勺，可以用上一个月了。现在在网络上买虾子酱最方便，产地一般都是温州的，但商品详情上写明“本虾酱只卖温州老乡，外地客人不要购买”。初闻虾子酱，外地人多半难以接受那股浓烈发酵的海腥味。但对温州人来说，这股特殊气味就是记忆的美味。

虾子酱，过去我一直以为是虾的子做的，其实是用一种比米粒还小的小虾加盐发酵而成的。过去温州人靠海吃海，捕上来的小虾米舍不得扔，用网眼兜搜集起来放进坛子里，捣碎加盐，日复一日地捣、腌，任其自然发酵，便成了虾子酱。美食家蔡澜在《虾米与虾酱》中曾以羊奶芝士作比，说虾酱的气味虽冲，却自有其层次，喜爱的人自然懂得欣赏。

用的五花肉也马虎不得。规模化圈养猪肉质松散、油脂寡淡，很难复刻旧日口感。但肉品优劣直接决定这道菜的成败，我不能马虎。定居舟山后，我寻遍菜场，独信任沟头井的土猪肉。

沟头井养猪场以金华两头乌为母本、巴克夏猪杂交，海岛山林全天放养，以五谷杂粮、山间野草饲喂，无激素无抗生素，入选“味美浙江”地标美食食材。猪肉皮薄肉紧，尤其是五花肉，三层肥瘦错落分明，脂肪莹白透亮，蒸后出油丰润不腻，恰能中和虾子酱的咸涩。

食材备齐了，做起来倒不复杂。五花肉洗净，切成三四毫米厚的薄片。五花肉切薄片不易，我早上买来

似水流年

那年的鲜虾晚餐

陶华

当兵那些年，吃过无数次食堂饭菜，最难忘的不是逢年过节加餐的丰盛，而是大旱之年，我们连队意外得来的一顿免费“鲜虾晚餐”，它成为战友们多年的经典回忆。

记得那年，遇上了特大干旱，久不降雨，烈日烤得大地干裂，就连营房前面的大沙滩，赤脚踩上去也会被烫得哇哇叫。

那段日子，缺水的窘迫和燥热的烦闷，笼罩着整个连队。淡水比粮食还要金贵。全连官兵用水严格管控，洗漱、饮用都精打细算，每个人都守着有限的水源度日，都盼着能下场雨。

就在大家被干旱熬得身心疲惫的时候，一天傍晚，意外悄然降临。部队刚刚回到驻地，就有战友忽然发现，早已干涸许久的上游小水库，竟然缓缓流出了水。只是这流出来的水不是往日的清澈模样，而是浑浊的黄泥水，可让人惊喜万分的是，浑浊的水流里，竟然挤满了大大小小的虾，密密麻麻，数不胜数，被黄泥水裹挟着不断往下蹿……

枯燥难熬的旱季里，这突如其来的山虾成了天大的惊喜。战友们瞬间来了精神，纷纷寻找工具，小心翼翼地爬到陡坡下开始打捞起来。不一会儿，就收获了一堆堆鲜活的虾子。

看着活蹦乱跳的虾，战友们又期待又犹豫，围过来问我能不能吃。我作为连队的卫生员，仔细斟酌后告诉大家，按理来说，野生鲜虾无毒，处理干净完全可以食用。

诗情画意

母亲（外一首）

深秋

母亲，
微弱的煤油灯下，
映显着你秀美的脸庞，
针针走线是你在为孩子们辛劳，
鸡儿的啼鸣划破了清晨的雾霭，
你的发丝一夜间竟染了白霜。

母亲，
小桥上清风掠拂你娇小的身影，
匆匆脚步是你对迟归孩儿的期望，
你颈上的花巾随夕阳的微风轻扬，
捎去母亲对孩儿柔绵的思念。

母亲，
我慈祥的母亲，
你在等待你心爱的孩子归巢，
你在迎接你希望的孩子回家。

母亲，
我慈爱的母亲，
你是儿女们心中的太阳，
你把你的孩子们紧拥在你温暖的爱乡！

孩子

孩子，
在那个冷寂冬日的夜晚，
襁褓中蠕动着你幼小的身躯，
你盈红的小脸闪动着黝黑的双眸，
仿佛探寻着人世间的奥秘。

孩子，
你对我吟吟而笑，
你那稚嫩的笑意，
霎间破开了我胸中浮起的雾霾。

孩子，
你是一朵含苞的花蕾，
散发着淡然的清香，
深深沁入了我干涸的心田。

孩子，
你是一个美丽的天使，
让我清冷的心灵，
贴近你温暖的生命。

